

战斗英雄董存瑞

高 穆 李传荣



战斗英雄董存瑞

高 穆 李传荣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济南

战斗英雄董存瑞

高 穆 李传荣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615710

印刷者：山东省日照市印刷厂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125印张 99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6,000

ISBN 7—5329—0468—7

I·408

定价：2.25元

目 次

孩子王	1
八路军来了	8
儿童团长	18
血与火的考验	32
小八路	38
咱也是正规部队了	44
功夫不负有心人	53
我这一辈子都交给党了	58
真正的战士	63
三过家门	69
母子深情	74
独石口的钟声	78
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85
第三枚奖章	89
新战友邓顺义	97
珍贵的家信	102
李振德探亲	107
生与死的思索	112
烈火中救亲人	122
火力储备	129

模范爆破手·····	137
挂帅点将·····	143
决胜的关键时刻·····	150
舍身为国，永垂不朽·····	156

孩 子 王

河北省怀来县，解放前曾属察哈尔省，是与内蒙古高原相接的冀北山地。这里山峦起伏，气候干旱，是个山高水险的地方。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这里的人民深受统治阶级的压榨剥削，一直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

怀来县城北有个群山环绕的小小的山村，名叫南山堡。这里的土地，虽不肥沃，却养育了南山堡世代代的儿女。

南山堡有一户人家，老两口拉扯着三个女儿，终年辛苦操劳，勉强能够维持生活。老汉名叫董全忠，为人忠厚善良，贫困、劳苦在他脸上刻印下深深的皱纹。全家人忍饥挨饿，最大的愿望是盼着有一个传宗接代的男孩子。

1929年10月15日，正是冀北山区枯霜遍野的寒秋，董全忠全家盼望已久的男孩，迎着即将升起的太阳，伴着那满山盛开的金黄色的野菊花，呱呱坠地了。天天盼，夜夜盼，终于盼来了董家的儿子，爹娘欢喜，三个姐姐欢喜。这男孩，就是董存瑞。接着三个姐姐往上排，便给他起了个小名：四头。

一家人十分疼爱四头，到了六七岁，娘还娇他，全家省吃俭用，有一点儿好吃的东西，总是留给四头。

可他毕竟生活在贫苦的家庭中，从七岁起就跟着爹下地干活。春天，他冒着风沙往地里背粪送肥，夏天，他顶着烈日跟姐姐间苗、薅草；秋收时，他跟着母亲拾谷穗、拣秫

秸；冬天到了，他扛上小扁担跟着爹上山砍柴、割荆条，回来编筐、编筛。他跟着爹上山时，一步不落。他踏着石径往上攀登，一不小心就容易骨碌下来，手脚常常让刺草、蒺藜狗子划破。每当他小脸蛋涨得通红，鼻尖和额头上滚动着闪亮的汗珠儿，爹就叫他坐在大石头上歇一会儿，自己装上一锅烟，一边抽一边津津有味地讲上一段“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或是“空城计诸葛亮吓走司马懿”，要么就是“武松打虎”啊，“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啊……四头瞪着大眼睛，托着腮帮子听得入迷。再往上攀时，他还喋喋不休地问个不停。

四头从小风里跑，雨里钻，长得敦敦实实。他机灵、顽皮、胆子大，在村里是个出名的小淘气，攀起树来象小猴儿，爬起山来象小兔儿。他敢上树捅马蜂窝。他在赶驴车下坡时，竟敢站在驴身上。有一次，缰绳没拽住，从驴身上摔下来，满身是伤，可他爬起来又站在驴身上。

他跟人家比攀树、爬山，常常不服输。要是遇到一棵光溜溜的、又高又粗的大树，他当着人面是先不爬的，就是有人“激”他，他也会说：“今几个晚了，咱们改天再比试！”等人散了，他就一个人爬呀，练呀……一次、两次、五次、十次……直到爬熟练了才算完。练好以后，他才提出来跟人家比赛。这样，他总是获胜。小伙伴们都很佩服他。大家都认他为“孩子王”。

四头和其他孩子一样非常想上学，只是因为家境贫寒，没有钱，上不起学。每当他下地或是背筐子上山打柴，路过学堂门口高台阶的时候，听到朗朗的读书声，鼻子总有点发酸，心里憋着一股子气；刘财主家没有一个人下地干活，他的

孩子们却能蹦蹦跳跳地上学；而我们一家老小整天在地里起早贪黑地干活，不仅秋天剩不下粮食，连孩子们也上不起学，这太不公平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燃起了爱与憎的烈火。

有一年，四头全家拼死拼活地干活，把全部血汗浇灌在贫瘠的沙砾地上，只盼着有个好年景。果然，入秋以后，庄稼长得比以往哪一年都好，四头眼看着一天天将要成熟的庄稼，掂量着一家人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沉甸甸的谷穗，心里充满了丰收的希望。他天真地想：今年秋收之后，家里一定剩不少粮食，这样全家人可以添新衣裳穿了，我也可以进学堂了……

一家人咬紧牙关把粮食收回家里，还了刘大肚的债，剩下一些。可是第二天，刘大肚又带着一群打手闯进了他的家，硬说还有利息没还清，不容分说把剩下的粮食几乎全抢走，剩下的一点，连全家糊口的都不够。

一年的辛苦又落空了。母亲和姐姐难过得哭了，爹气得指着刘大肚的背影跺脚直骂。四头却攥紧了小拳头。

1937年，芦沟桥的枪声震惊了全国，日本鬼子侵入华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民的旧恨未消，新仇又起，生活更加艰难困苦。

日寇的铁蹄踏进了董存瑞的家乡，一时间南山堡上空乌云密布，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地主刘大肚当上了汉奸，倚仗日本鬼子撑腰，在村里更是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今天给鬼子抓伏，明天给鬼子派粮派款，谁若不照办，那将大祸临头，轻则遭一顿毒打，重则送交日本鬼子处理。人们又恨又气，四头看到刘大肚整天干坏事，非常气愤，决心要治一下刘大肚。

这时四头已经八岁了，他的名字早已改成了董存瑞。董存瑞把村里的穷孩子召集到一起，商量惩治刘大肚的办法。有的说烧他家的房子，董存瑞摇摇头：“不行，弄不好把左邻右舍也烧了。”有的说，我们一起用石头砸他，董存瑞说：

“不行，他身上有枪，明着干咱要吃亏！”

孩子们想了好多办法，都不行，董存瑞也给愁坏了。他一连几天眉头紧皱，想着点子。一天傍晚，他把孩子们找在一起，眉开眼笑地说：“现在有办法了。”

“快说说！”孩子们早等得不耐烦了。

“你们看到村头那棵大树了吗？”董存瑞用手指了指。

“看到了。”孩子们齐声回答。

“那上边有个大马蜂窝，咱们用细绳拴在马蜂窝根上，就藏在一边的草堆里，牵着绳子的另一头，等刘大肚从这里过的时候……”董存瑞兴奋地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做了个“拉”的动作。

“让马蜂蜇刘大肚，好主意。”孩子们高兴起来。

董存瑞严肃地说：“谁上去拴绳呢？”

“我去！”一个孩子自报奋勇，接过绳子就往树上爬。可爬了一半，就泄气地滑下来了：“马蜂老在我耳边嗡嗡叫，要蜇我。”

“蜇怕啥，还能蜇死人？我来！”董存瑞扎了扎腰，双手抱着树干，两脚蹬着，“嗖嗖嗖”，几下子就爬到马蜂窝跟前。他拿着绳头去拴马蜂窝，胳膊被马蜂蜇了一下。他咬牙挺着，敏捷地把绳拴好，然后顺着树干滑了下来。

“四头，你真行！”孩子们直夸董存瑞。

董存瑞捂着被蜇的胳膊说：“别说了，快藏起来，刘大

肚该出来了。”

孩子们迅速藏在大树后面的草丛里，董存瑞手里拉着绳头，眼睛紧紧盯着街口。

刘大肚有个习惯，晚饭后总要到村口散散步，乘乘凉，消消食儿。看，他出来了，端着水烟袋，摇着大蒲扇，挺着大肚子，迈着四方步，威风十足地朝这边走来。董存瑞看他那个猪样，气早憋足了，待刘大肚走到大榆树下，使劲一拽绳子，只听“啪”的一声，马蜂窝正好落在刘大肚脚跟前。这下可热闹了，一群马蜂团团围住刘大肚，蜇得他喊爹叫娘，用烟袋和蒲扇乱打乱扇，最后连烟袋、蒲扇也丢了，两手一会抱脑袋一会捂屁股，忽而往前跑两步，忽而倒在地上打滚。董存瑞和小伙伴们开心极了，捂着嘴笑不够，等刘大肚跑远了，才放声大笑起来。

本来就肥得难看的刘大肚，被马蜂一蜇，浑身上下象发面馒头一样肿了起来，没个人样了。在家里躺了几天没出门，可肿刚消一点儿，他又作起孽来。

这天下午，刘大肚一脚踹开了董存瑞家的大门，恶狠狠地说：“长岭皇军据点又要民伕啦，你家得出一个，明天一早就走！”

董存瑞的母亲哀求说：“他爹不在家，孩子还小，你就放过我们这一次吧。”

“不行！大人不在家小孩去，这是皇军的命令，谁敢违抗？”说完，晃着脑袋走了。

董存瑞连忙安慰母亲说：“娘，别怕，我去。有个十天半月，我就回来了。到时候再叫刘大肚尝点苦头。”

第二天早上，董存瑞背上干粮，随着村里的民伕上了

路。可是没过几天，董存瑞就回来了，一家人又惊又喜。母亲问：“不是个把月吗？怎么才这两天就回来啦？”

“今天下午，鬼子让我出来背水，我骗开看押我的鬼子就回来了。”

“跑回来就好，就怕刘大肚不饶你。”娘有些担心地说。

董存瑞气愤地说：“他不饶我？我还不饶他哩！”

农历七月十四那天，董存瑞用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火药制了个“土炸弹”。几个小伙伴来找他，看了都好奇地问：

“做这玩意儿干啥？”

“嘘——小点声！”董存瑞指着手里摆弄的玩意儿，悄声说：“捻子一点，‘嗤’的一下，‘哐’的一声，就炸了。知道吗？”

“炸啥？”

“炸供桌。”

一个孩子好象想起什么似的，尖声说：“对啦，明儿个是七月十五，刘大肚准又上坟摆供桌。”

第二天一清早，董存瑞和约好的几个孩子，带上镰刀和扁担，装着割草，走进刘家的坟地。董存瑞用镰刀在供石下挖了一个洞，把“土炸弹”塞进去，又用土盖上，把捻子拉出来，接上个香头，“炸弹”就埋好了。

过了好一会儿，刘大肚领着全家老小出了村北头，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董存瑞急忙点燃了香头，带着小伙伴翻身藏到沟里。

香头慢慢地燃着，刘大肚一家人进了坟地，就忙着烧纸、点香、摆供品。当他们正围着坟叩头参拜、假惺惺嚎啕

大哭时，香头烧到了土炸弹的捻子上，只听“轰”的一声，供石下腾起一股黑烟，供石上的碟、碗、盘、筷子全飞起来。这下可好看了，磕头的爬在地上不动了，假意嚎啕的变成了惊慌的尖叫，一个个面如土色、浑身筛糠。再看刘大肚和他的儿子，一堆泥似的瘫在地上，几个狗腿子忙把他俩拖回家去。

藏在暗地里的董存瑞和小伙伴们，看到刘大肚一家人的丑态，捂着嘴直笑，你捅捅我，我撞撞你，交流着胜利的喜悦心情。

八路军来了

1939年一个深秋的夜晚，劳累一天的人们都入睡了，南山堡村静得出奇。忽然村外传来几声狗叫，接着全村的狗叫成一片。

“娘，咋啦？”董存瑞也被狗叫吵醒了，想爬起来。

“睡吧，四头，没事儿！”娘按住他，又给他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汪——汪——”狗叫得很彀人。

这时，“冬——冬冬”一阵轻轻敲门声。

董存瑞用手支起身来：“娘，你听，有人敲门。”

“嘘，别出声！”娘轻轻溜下炕沿，走到院子里，爹也穿上鞋，走出房子。

自从鬼子占了平绥线，家家都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南边的沙城、土木，北边的长岭，敌人都安上了据点，离这儿才二三十里地，还不是说来就来呀！

全家人都在竖起耳朵听着动静。紧张的心快要从嗓子眼里冒出来了。

“老乡，开门吧！”这不是本地口音，叫得倒挺亲热，还是第一次听到“老乡”这个称呼。可是谁知道是干什么的呢……再听听动静，蘑菇一会儿是一会儿……

外边的人叫了两声，就不再叫了。说也怪，现在一下子

全村都静了下来。董全忠隔着门缝向外望了望，胡同里的黑影来来往往，这是干什么的呢？外面又传来马的嘶叫声。听得出是马饿得叫唤了。这伙人一定走了很远的道儿，有的躺在路边上就睡着了，有的从干粮袋里倒出些炒米来吃。

董全忠不敢开门，全村的人也不敢开门。董存瑞和大人一样，一夜都没有睡，人们都准备对付意外的事情发生，但意外并没有来，一夜平安地过去了。

这一夜是漫长的，董存瑞第一次遇到难以理解的事情：这些人是干啥的？从哪儿来？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好人，要不怎么这么守规矩呢？……不对，半夜三更，成群结伙地跑来敲人家的门，好人是这样的吗？不知道！咋办？再想！……想呀，想呀……想着想着就困了。但刚一迷糊，猛地又醒了，他们要是翻墙进来，可咋办？也许他们会飞檐走壁，反正天要亮了，出去看看。他悄悄地溜下炕，向院里去，他看见爹披着被子在那儿睡着了。

董存瑞隔着门缝向外望去，只见那伙人一个跟着一个地往村外走去，他们都穿着灰衣服，肩头上都扛着一根东西，那是啥，是大枪吧？哦，……原来是当兵的。怪事，兵还这么守规矩！咦，他们每个人屁股上都挂着一个兜子，里面都装着几根短木棒，那是什么呢？……董存瑞看着这些兵快走完了，就轻轻开了门，准备出去看个究竟。

“喂，小鬼，这草是你们家的吧？”

“怎么，还有没走的。”董存瑞赶忙关上门，心里又“扑通通”地跳起来。从门缝里一瞧，自家的那垛草少了很多，再看看那个当兵的，手里拿着一张纸还有什么东西。

“别害怕，小鬼。”那人在门外说，“我们是八路军，

昨晚你们都睡了，没给你们商量，把草喂牲口了。该多少钱，我们算好了。喂，出来拿吧！”

这个声音多亲热啊！要是坏人，哪能说得这么和气？可八路军是干啥的？……他真打算拉开门出去，忽然听见了爹的声音：

“别出去，四头！”

他回头一看，爹在向焦急地摆着手。这时，那个八路军又说话了：

“你不出来，我可要走了。草钱放在门口了。咱们再见吧，小鬼！”

董存瑞到底没有看清楚八路军是个啥样儿。等到爹放他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爬上了东山。在冉冉升起的红日的照耀下，他只能望见一列象长蛇似的队伍，曲曲弯弯地越过了东边的山头，向大海坨山里去了。队伍越来越模糊，人越来越小，最后，队伍拐进了山，看不见了。

看着队伍走过的道路，董存瑞后悔起来了：真糟啊，这么好的人，可惜没看清！他开始恨起自己来了——太胆小啦！他的头垂下来了。现在，他才看见地上放着一卷钞票和一张字条。他连忙拿去交给爹。

这时，村里的人都开门出来了，议论着昨夜的怪事。

董全忠找了个识字的人念那张条子：

老乡：

很对不起，没有经过您的同意就把草喂了牲口，请原谅吧！用去之草约二百斤，按市价折钱给您留下，请查收。

八路军某部战士

这事太叫人惊奇了。

董全忠拿着钱，听人念完了字条，半天才说出话来：“这个八路军可真怪呀，我活了四十多岁，头一遭看见这样的队伍！”

怪事马上传遍了全村。人越来越多，都聚在董存瑞家的大门前议论着。北院的顺达六伯也来了，他是刚打山西回来的。他看了那张字条，便兴奋地嚷起来：

“怪啥？一点也不怪呀！八路军不是外人，八路军就是当年的红军哪！……红军到咱这儿来啦！”

原来八路军就是红军哪！

听到这个动人的消息，家家户户都叙说着他们听过的红军的故事，一想到昨天夜里没给他们开门就后悔。

董存瑞到这里听听，到那里听听，都是讲的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现在又北上打鬼子，到了咱这儿，咱们老百姓日子就好喽。他心里想：噢，八路军，红军不是外人，是穷人的队伍，难怪他们这么好！……

在“坚守冀东，开辟平北”的口号下，抗日的烽火由平西燃烧到平北。农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拿起刀枪，投入抗战的行列。在过去的两年中，南山堡的人们都拿白天当黑夜过；现在可不一样了，连黑夜也变成了白天。

劳动了一天的人们，忘掉了疲劳，聚集在漆黑的村道上，争先恐后地传述着刚打听来的八路军打胜仗的消息。他们谈啊、讲啊，把自己的想象和希望都加进去，一直谈到深夜。

在这时候，小孩子们早已进入梦乡，只有董存瑞总是托着腮帮儿，坐在人堆里听着。直到娘来催他几趟，或是人们全散了，他才回家去睡觉。他听到的是故事，是八路军的英雄

故事，这些八路军越好，他越觉得自己对不住他们。

有一回，他看看人们差不多都散去了，就轻轻地拉顺达伯的衣襟，问道：

“六伯，八路军为啥不上咱们这儿来呀？是不是去年哪天晚上，我们没给他们开门，生我们的气啦？”

听了这话，顺达六伯和周围的人们都笑了起来。

“四头，八路军和我们是一家人，不会生我们的气。”顺达六伯笑嘻嘻地拿起烟袋在董存瑞的脑瓜子上轻轻磕了一下。“八路军就是来了，你也不会知道。你没听说，八路军个个是飞毛腿，来去无踪吗？说不定他们会突然站在你的眼前，叫你吃一惊哩！”

这话又把大伙逗乐了。

董存瑞生气了。他转身跑回家去，鞋也不脱，躺在炕上。

哼，你们笑吧，八路军啥时站在我跟前，我也不会吃惊，我要给他们赔不是。……可他们不来，我怎么能见到他呢？……

董存瑞天天盼八路军，这一天他果真见到了。

1942年秋后的一个黄昏，五颜六色的晚霞，布满了西半天。

董存瑞从南山打柴回来，刚吃上饭，就听见村外响起了枪声。他急忙关上大门，回身搬过一截木头，靠在墙跟，爬了上去，趴在墙头往外看。

从这儿往南伸去的大道上，鬼子的马队正飞奔而来，卷起灰黄色的尘土。鬼子在追什么呢？这边道上什么也没有呀！